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種

王雲五主編

張文忠公全集

(八)

張居正撰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張文忠公全集

(八)

張居正撰

國學基本叢書

王雲五主編
萬有文庫
第二集七百種
張文忠公全集
八冊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初版

鎮

撰者
張居正

發行人
王雲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
商務印書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
商務印書館
上海及各埠

明張文忠公全集

女誠直解

上大婚禮成。蒙聖母慈聖皇太后命。臣居正直解漢班昭女誠以教宮闈。直解進呈。聖制序曰。我聖母慈聖皇太后。德協坤元。功侔厚載。性好書史。宮中有暇。誦習不輟。凡內執事侍女。皆教以女孝經。內典諸書。又以朕大婚有期。慮民間女子未閑姆訓。乃取漢班昭所著女誠。命侍臣略爲註解。俾之誦讀。旣成。以示朕曰。昔我仁孝文皇后。有內訓。慈孝憲皇后。有女則。皆垂憲椒塗。紀煒彤管。吾不敏。不敢妄擬聖哲之製。獨取古人遺編。爲之箋釋。亦述而不作之意也。朕恭覽一周。不勝感歎。禮稱天子理陽道。以聽天下之外治。后理陰德。以聽天下之內治。男女正位。教順成俗。故能不降階序。而天下咸理。朕以冲昧。早膺神器之重。閔然未知所適。仰承聖母朝夕諄諄。迪朕以法祖親賢。勵學勤政。數年以來。始覺有省。俛焉思所以興道致理者。顧董內贊治。明章婦順。蓋亦有資於女德焉。乃仰塵慈慮。表章是書。以垂內範。若此者。誠欲毓成淑德。以佐朕共保鴻業也。嗚呼。我聖母之心。何其勤哉。昔周自姜原發祥。至於任姒。代有聖善。以佐王猷。故歷世享祚。至千有餘年之久。我明之興。孝慈以明德。翊贊高皇。肇造區宇。仁孝慈孝。濟美嗣音。至我文母。鞠育藐躬。不承芳躅。比於有周。休有烈光矣。由此言之。我國家之卜世。寧有旣乎。嗚呼。繼自今有聽內治之責者。其亦繹思我聖母之慈訓。以淑慎厥躬。斯朕亦將有攸賴矣。

曹大家女誠序

臣張居正直解

家字讀作姑字。曹大家是漢朝班彪之女。班固之妹。名叫班昭。嫁與曹壽爲妻。有賢德。通書史。又善作文。詞。漢和帝常召入宮。后妃皆以師禮事之。宮中俱稱他爲曹大家。蓋尊之也。女誠是教誡女人的說話。序是說作女誡的原由。

鄙人愚昧。受性不敏。

鄙人是大家自謙之辭。說我是鄙俗之人。愚魯暗昧。天賦與我的資性。不甚明敏。

蒙先君之餘寵。賴母師之典訓。

大家的父親先亡了。故稱先君。餘寵是福。廕母是母親。師是師傅。古人女子俱有師。教讀女典。訓是教訓。大家說我少時。蒙先君的餘廕。賴母親并師傅的教訓。纔得長大成。

年十有四。執箕帚於曹氏。于今四十餘載矣。

執是手持之也。箕是簸箕。帚是荅帚。大家說我年十四歲時。嫁爲曹門之婦。執箕帚。供灑掃。以盡婦道。至今四十有餘年了。

戰戰兢兢。常懼黜辱。以增父母之羞。以益中外之累。

戰戰是恐懼。兢兢是戒謹。黜是休退。辱是污辱。益是增益。中外是曹門內外。累是連累。大家說我自從嫁到曹門。常恐懼戒謹。只怕失了婦道。被夫黜辱。添父母之羞。爲曹門之累。

夙夜劬心。勤不告勞。而今而後。乃知免耳。

夙是早。劬是勤。大家說我爲恐辱父母之故。所以四十餘年之間。常早晚勤其心志。以供婦職。雖勤而不

敢言勞。自今以後，方知得免於黜辱，不致羞辱父母，貽累曹門也。

吾性疏頑，教導無素，恆恐子穀負辱清朝。

疏是粗疏，頑是頑鈍，穀是大家的兒子，叫做曹穀。大家又謙說：我生性粗疏頑鈍，平素不曾訓教引導我的兒子，常恐曹穀不肖，玷辱了清明之朝。

聖恩橫加，猥賜金紫，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。

不當加而加，謂之橫加，不稱其賜，謂之猥賜。金紫是腰金衣紫，乃貴官的服色。庶幾是近，大家說：我子曹穀，素失教訓，乃荷蒙朝廷厚恩，加賜以金紫，居貴顯的官職，這實不是我鄙人庶幾所敢希望也。

男能自謀矣，吾不復以爲憂也。

大家說：我的兒子，既已成立，能自爲身謀，我不再以爲憂矣。

但傷諸女，方當適人，而不漸訓誨，不聞婦禮，懼失容它門，取恥宗族。

女子出嫁，叫做適人。漸是漸磨，慢慢的意思。大家說：我的兒子，我不憂慮了，只是傷痛你衆女，方當出嫁之時，卻未曾漸磨訓教得你，每失了婦人之容，在他人家，有些過差，玷辱我曹門的宗族。

吾今疾在沈滯，性命無常，念汝曹如此，每用惆悵。

沈滯是疾病淹纏的意思，無常是說不久。汝曹，即是你。每惆悵，是憂思的意思。大家說：我今疾病沈重，性命不久，思念你衆女，每不知婦人禮法，因此常是憂思，放心不下。

間作女誡七章，願諸女各寫一通，庶有補益，裨助汝身去矣。其勗勉之。

間是病少痊一通。是一本稗字。卽是補字。助字。卽是益字。勗字。卽是勉字。大家說。趁今我病稍痊。作此七篇。誠女之言。願你衆女。各寫一本。時時誦讀。庶幾有益于你衆女之身。我今去後。你衆女。將我這教誡的言語。務要勉勵。身體力行。不要怠慢忘記了。

卑弱第一

此一章專說女人卑而不高。弱而不強之義。蓋女乃坤道。以柔順爲主。卑弱者。女德之先務也。故以爲第一章。

古者生女三日。臥之牀下。弄之瓦塼。而齋告焉。

瓦塼卽今之紡塼。弄是以手拈弄。大家說。古人生女三日之後。臥之牀下。寢之于地。將一塊紡塼。與他拈弄。齋戒而告之祖先。說我某日生一女。

臥之牀下。明其卑弱。主下人也。弄之瓦塼。明其習勞。主執勤也。齋告先君。明當主繼祭祀也。三者。蓋女人之常道。禮法之典教矣。

典卽是常。這一節是解說上四句之意。大家說。古人生女。所以臥之牀下者。明其不高傲。不強梁。專尙卑弱之義。蓋女人以事人爲職。故專主于下人。而不可高傲也。所以弄以紡塼者。明其熟習勞苦之義。蓋女人以紡織爲職。故主于執持勤勞。而不可懈怠也。齋告先君者。蓋女子長大嫁人。將以內助其夫。承家祭祀。故於誕生之初。卽齋戒而告之。這三件。乃女人常行之道。禮法中常以爲教。而不容己者。

謙讓恭敬。先人後己。有善莫名。有惡莫辭。忍辱含垢。常若畏懼。是謂卑弱下人也。

這一節是解說卑弱下人之義。大家說：女人能謙而不亢，讓而不爭，恭而不傲，敬而不忘。凡事讓人，自己退後，有好處，莫自揚名，有不好處，居之而不辭，忍耐汗辱，含納塵垢，常常小心，有如畏懼，這是卑弱下人的道理。

晚寢早作，勿憚夙夜，執務私事，不辭劇易，所作必成，手迹整理，是謂執勤也。

這一節是解說執勤之義。寢是睡，作是起，勿是禁止之辭。憚是畏難，私事是家事，劇是繁難，易是簡易。大家說：女人能晚睡早起，不以夙夜爲勞，而有畏難之心，執務家事，不分難易，任之而不辭，所作之事，必期于成，不始勤而終怠，不有頭而無尾，必須親手整理，不託之他人，這是執勤的道理。

正色端操，以事夫主，清靜自守，無好戲笑，潔齊酒食，以供祖宗，是謂繼祭祀也。

這一節是解說繼祭祀之義。正色，是正顏色，端字也，解做正字。操是守，清是不混濁，靜是不妄動，潔是潔靜，齊是齊整。大家說：女人能正其顏色，而不爲妖冶之態，端其操守，而不爲邪媚之行，既能專心以事夫主，又能清靜自守，不好戲笑，潔齊酒食，以供養祖宗，這是善繼祭祀的道理。

三者苟備，而患名稱之不聞，黜辱之在身，未之見也。三者苟失之，何名稱之可聞，黜辱之可遠哉。

這一節是總說上文之意。三者，謂卑弱下人，一也；執勤，二也；繼祭祀，三也。苟是誠，備是全。大家說：女人誠能全得這三件美德，則事務有成，神人皆悅，由是而患名稱不聞，黜辱不免，決無此理。三者苟失之，而不能全備，則明有人非，幽有鬼責矣。何名稱之可聞，黜辱之可遠哉。

夫婦第二

有男女。則有夫婦。故以夫婦爲第二章。

夫婦之道。參配陰陽。通達神明。信天地之宏義。人倫之大節也。是以禮貴男女之際。詩著關雎之義。由斯言之。不可不重也。

這一節。是說夫婦所係之重。參是並立而爲三。配是對。達是通。宏是大。禮是禮記。詩是詩經。關雎。是詩經的篇名。大家說。夫婦之道甚大。剛柔相濟。足以參配陰陽。和敬相與。足以通達神明。乃天地自來之大義。人倫固有之大節也。是以禮記昏義篇。言男女之際。甚爲可貴。詩經關雎章。於好逑之義。發之甚明。由此言之。則知夫婦之道。不可不重也。

夫不賢。則無以御婦。婦不賢。則無以事夫。夫不御婦。則威儀廢缺。婦不事夫。則義理墮闕。方斯二者。其用一也。

這一節。是說夫婦相須爲用。御是管束的意思。墮是落。方是比方。大家說。夫有夫之道。婦有婦之道。若夫不能盡夫道而不賢。則不能管束其婦。婦不能盡婦道而不賢。則不能承事其夫。夫不能管束其婦。則夫之威儀廢缺。便不成箇夫主了。婦不能承事其夫。則婦之義理墮闕。便不成箇婦人了。以此比方。可見夫婦二人。雖有男女不同。其相須爲用。所係甚重之義。則一也。

察今之君子。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。威儀之不可不整。故訓其男。檢以書傳。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。義禮之不可不存也。但教男而不教女。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。

這一節。是說後世之人。徒知教訓男子。不知教訓女人。君子指父母說。檢是檢閱。傳是傳記。蔽是遮隔。數

是分數。大家說我看今之爲人父母的。只知爲婦人者。不可不著夫主管束。做夫主的威儀。不可不整齊。故專教訓男子。檢閱書傳。講明道理。使他好管束婦人。卻不知女人也要承事夫主。也要存守女人的禮義。若只教訓男子。而不教訓女人。則於男女分數之重。不亦遮隔而不明乎。

禮八歲始教之書。十五而至於學矣。獨不可依此以爲則哉。

這一節是說教訓男子之法。欲爲人父母者。依此以教女也。禮是禮記。書是寫字記事。至與志同。則是法則。大家說禮記上說。男子之生。自八歲時。便教他寫字記事。到十五歲。則教他志於成人之學。夫教男子之法如此。今獨不可依此法以教女人乎。

敬慎第三

慎字當作順字。古時慎順二字通用。有夫婦。則有夫婦的道理。敬順者。婦人之道也。故以爲第三章。

陰陽殊性。男女異行。陽以剛爲德。陰以柔爲用。男以彊爲貴。女以弱爲美。故鄙諺有云。生男如狼。猶恐其虎。生女如鼠。猶恐其虎。

鄙諺是俗語。虎是羸弱。狼虎都是獸之剛強者。虎與鼠言其柔而弱也。大家說。女人屬陰。男子屬陽。陰陽之性。原自不同。則男女之行。亦宜有異。何以見陰陽殊性。蓋陽以剛爲德。陰以柔爲用。剛則不柔。柔則不剛。何以見男女異行。蓋男以彊爲貴。女以柔爲美。彊則不弱。弱則不彊。故俗語說。生男如狼之剛。還怕他後來怯弱。言男子貴於剛強也。生女如鼠之柔。還怕他後來粗猛。言女子貴於柔弱也。

然則修身莫若敬。避彊莫若順。故曰敬順之道。婦之大禮也。夫敬非它。持久之謂也。夫順非它。寬裕之謂也。持久者。知止足也。寬裕者。尙恭下也。

寬是不狹隘。裕是不急躁。恭下是謙下。大家說男女之行。剛柔既殊。然則爲女者。要修身。莫若以敬。要避彊。莫若以順。所以古人說敬順之道。乃爲婦之大禮也。夫所謂敬者。不必他求。只是常守此心。便是順者。亦不必他求。只是存心寬裕。便是人能常守此心。便知分止足。而不敢僭越。人能寬裕此心。便崇尙謙下。而不肯驕傲。

夫婦之好。終身不離。房室周旋。遂生媒黷。媒黷既生。語言過矣。語言既過。縱恣必作。縱恣既作。則侮夫之心生矣。此由于不知止足者也。

這一節是說女人不敬的根由。好是恩愛。媒黷是輕慢。縱恣是放肆。大家說夫婦相愛。終身不離。相與同旋于房室之間。豈不易生媒黷。媒黷既生。則語言不復點檢。多致過差。語言既過。則情意縱恣。勢所必致。縱恣既作。則侮夫主之心生矣。此其病根。在於不知我止足之分。而遂至于侮慢夫主如此。

夫事有直曲。言有是非。直者不能不爭。曲者不能不訟。訟爭既施。則有忿怒之事矣。此由于不尙恭下者也。

這一節是說女人不順的根由。爭是爭競。訟是詞訟。忿怒是心氣不平。著惱的意思。大家說夫婦之間。或事有曲直。或言有是非。直者不肯讓。則爭。曲者不肯服。則訟。訟爭既興。則有忿怒之事矣。此其病根。在于女人不尙謙下也。蓋能尙謙下。則不論是非曲直。皆忍受之。而不言矣。安得有爭訟忿怒之事乎。

侮夫不節。譴呵從之。忿怒不止。楚撻從之。節是止。譴是責怪。呵是呵叱。楚是杖撻。是打。大家說。女人侮夫不止。則爲夫者。豈肯甘受。必加之譴呵矣。夫主忿怒不止。不但譴呵。將又繼之以杖責矣。

夫爲夫婦者。義以和親。恩以好合。楚撻既行。何義之存。譴呵既宣。何恩之有。恩義俱廢。夫婦離矣。義是宜。宣是露。大家說。爲夫婦者。彼此相宜。由于和順而親厚。恩愛相結。由于情好而和諧。今夫妻反目。至于楚撻既行。則和親之情已疏。復何相宜之有。譴呵既宣。則好合之意已乖。又何恩愛之有。恩愛俱廢。夫婦離心矣。由是黜辱有所不免。將貽父母之羞。然其始。皆由女人不敬順所致。可不戒哉。

婦行第四

女人之道。其大者在敬順。其行則多端。故以婦行爲第四章。

女有四行。一曰婦德。二曰婦言。三曰婦容。四曰婦功。夫云婦德。不必才名絕異也。婦言。不必辯口利辭也。婦容。不必顏色美麗也。婦功。不必工巧過人也。

大家說。女人之行有四件。一是婦德。二是婦言。三是婦容。四是婦功。然所謂婦德。不必有才幹聰明。絕異於人也。所謂婦言。不必有辯口利辭。會說過人也。所謂婦容。不必顏色美麗。嬌嬈動人也。所謂婦功。不必工巧過人。百能百會也。凡此皆世俗之所貴。非淑女之美行也。

清閒貞靜。守節整齊。行已有恥。動靜有法。是謂婦德。

這一節。是婦德之實。大家說。女人能清而不貪。閒而不暴。貞而不邪。靜而無妄。操守大節。整齊不亂。行己

之間。輒有羞恥。一動一靜。卓有法度。這纔叫做婦人之德。

擇辭而說。不道惡語。時然後言。不厭于人。是謂婦言。

這一節。是婦言之實。擇是揀擇。厭是厭惡。大家說。女人能揀擇好辭而說。不道醜惡之言。時當言。然後言。未嘗輕言。說出來的話。都合道理。使人喜聽。不生厭惡。這纔叫做婦人之言。

盥浣塵穢。服飾鮮潔。沐浴以時。身不垢辱。是謂婦容。

這一節。是婦容之實。盥浣。是洗濯。塵。是塵土。穢。是不淨。垢。是泥垢。大家說。女人能常盥浣服飾。使之鮮潔。以時沐浴身體。使不致垢穢。這纔叫做婦人之容。

專心紡績。不好戲笑。潔齊酒食。以奉賓客。是謂婦功。

這一節。是婦功之實。紡。是紡線。績。是績麻。潔。是淨。齊。是整。大家說。女人能專心紡線績麻。只務本等的事。不好與人戲笑。安排些潔淨整齊的酒食。以奉賓客。這纔叫做婦人之功。

此四者。女人之大德。而不可乏之者也。然爲之甚易。唯在存心耳。古人有言。仁遠乎哉。我欲仁。而仁斯至矣。此之謂也。

乏是少。大家說。婦德。婦言。婦容。婦功。這四件。乃是女人的大德。不可少者。四者俱全。纔盡得女人的道理。然爲之亦不難。唯在以此四者。常存於心。不可忘也。古人有言。仁道豈遠乎哉。我欲行仁。仁卽至矣。此正所謂一存其心。而德言容功。皆在于我也。

專心是一心只敬事夫主。更無他慮。婦行固有四。而其根本節目之大者。則在於貞靜。故以專心爲第五章。

禮。夫有再娶之義。婦無二適之文。故曰。夫者天也。天固不可逃。夫固不可離也。行違神祇。天則罰之。禮義有愆。夫則薄之。

違是背罰。是譴愆是過差。大家說。考之於禮。夫喪其妻。則有再娶之義。婦喪其夫。則無再嫁之文。所以古人說。夫乃婦之天。人生世間。隨到那裏。都頂戴著天。不可逃也。人不可逃於天。則爲婦者。豈可離于夫哉。人之行事。有違背神祇者。天必降之以罰。女人之禮義。若有過差。則爲夫者。豈不疎薄而譴辱之哉。

故女憲曰。得意一人。是謂永畢。失意一人。是謂永訖。由斯言之。夫不可不求其心。

憲是法。女憲是書名。一人卽夫也。永是長。畢是終。訖也是終。大家說。女憲書上說道。女人若得了夫主意。固可以仰賴終身。若失了夫主意。也就將此一身斷送了。夫女人一生的事。只靠在夫主身上。由此言之。可見夫主之心意。不可不求而得之。以仰賴終身也。

然所求者。亦非謂佞媚苟親也。固莫若專心正色。禮義居絜耳。無塗聽。目無邪視。出無冶容。入無廢飾。無聚會羣輩。無看視門戶。此則謂專心正色矣。後漢書作耳無淫聽。

佞是口才。媚是邪媚。苟猶俗言將就也。專心正色。蓋指下七句而言。塗是道路。塗聽是聽的道路上的說話。冶容是妖豔之容。廢飾不粧飾也。大家說。我所謂求得夫主之心者。亦不是佞口邪媚。苟且將就以求親悅。只是要專心正色。以禮自處耳。必須守禮執義。居止端絜耳之所聽。必出于道理之言。道路上說的。

言語未曾經自己看見的。不要聽他。目之瞻視。貴於端正。若旁觀邪看。乃非禮之視。必以爲戒。容儀貴于有常也。不因出外之時。打扮出那妖冶豔麗之容也。不因入內之時。就闌茸懶散。不加修飾。無事不聚會羣小。閑行嬉戲。在家不倚靠門戶。窺看外面。視聽言動。皆以禮自處。這纔叫做專心正色。所以求得夫主之意者。在此而已。

若夫動靜輕脫。視聽陟輪。入則亂髮壞形。出則窈窕作態。說所不當道。觀所不當視。此所謂不能專心正色矣。

輕脫是不尊重。陟輪是不正大。大家說。婦人求親之道。貴於以正自處。若是舉動輕率。不自尊重。則與禮義居絜者異矣。視聽閃倏。不以正道。則與耳無塗聽。目無邪視者異矣。入則蓬頭垢面。出則繡飾窈窕。做出諸般態度。則與出無冶容。入無廢飾者異矣。不當說的說。不當看的看。則與不聚會羣輩。不看視門戶者異矣。這正是佞媚苟親。不知專心正色者。以此求得夫主之意。豈不難哉。

曲從第六

以上五章論女人之道。大略盡矣。而未及于舅姑。故以曲從爲第六章。

夫得意一人。是謂永畢。失意一人。是謂永訖。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。舅姑之心。豈當可失哉。

舅姑是公婆。大家說。我前面說得意一人。是謂永畢。失意一人。是謂永訖。蓋謂婦人以夫爲天。不可不定志專心。以求得其意的說話。然上面還有公婆。公婆又是夫主之所敬事者也。若不得公婆的喜悅。則爲夫主者。亦豈敢違親而見容哉。故舅姑之心。尤不可失也。

物有以恩自離者。亦有以義自破者也。夫雖云愛舅姑云非。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。然則欲得舅姑之心奈何。固莫尚于曲從矣。

大家說婦人事。夫與事舅姑。微有不同。事夫固貴敬順。然尚有當執正守義者。若事舅姑。則雖於義有未合者。亦不可以不曲從也。蓋人之情。固以恩愛相結。然亦有恩重而反以自離者。固以情義相合。然亦有義重而反以自破者。今有女人。其夫主憐愛之。可謂恩義好合矣。然其舅姑不喜之。則爲夫者。亦不得不順父母之意。而與之相離。此所謂以恩自離。以義自破也。此可見以婦視夫。則夫爲重。以夫視舅姑。則舅姑爲重。然則爲婦人者。欲得舅姑之心。當何如。固莫如曲意順從而已矣。

姑云爾。而是固宜從令。姑云爾而非。猶宜順命。勿得違戾。是非爭分曲直。此則所謂曲從矣。故女憲曰。婦如影響焉。不可賞。後漢書作不爾。而是注不爾。猶不然。

姑云爾。譬如說婆婆分付的這件事。違是背戾。是乖戾。大家說婦事舅姑。只當以順從爲主。假如婆婆分付的這件事。于理恰是。固當從令。假如婆婆分付的這件事。於理有未是。沒奈何。也要順從。不可與姑違戾。是非爭分曲直。如此方是曲從。若于理所當從而從。不叫做曲從了。所以女憲書上說。婦女承事舅姑者。凡從命。如影之隨形。如響之應聲。則豈有不得舅姑之心。而受賞者哉。然父母之心。旣順。則夫主之心。亦得矣。

和叔妹第七

叔是小叔。夫之弟也。妹是小姑。夫之妹也。上言舅姑之心不可失。而叔妹者。則舅姑之所愛也。欲

得舅姑之心。不可不知處叔妹之道。故以和叔妹終焉。

婦人之得意於夫主。由舅姑之愛己也。舅姑之愛己。由叔妹之譽己也。由此言之。我臧否毀譽。一由叔妹。叔妹之心。復不可失也。皆知叔妹之不可失。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。後漢書作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。

臧是善。否是不善。譽是揚其善。毀是稱其惡。蔽是遮隔。大家說婦人之得意於夫主。由舅姑之愛己。所以夫主以父母之心爲心。亦愛己也。舅姑之愛己。由叔妹之譽己。所以舅姑取信於叔妹之言。亦愛己也。由此言之。我一身的善惡毀譽。皆係于叔妹。則叔妹之心。豈可以失哉。人亦皆知叔妹之心不可失。而乃不思和叔妹之心。以求親心之悅。豈非心有遮蔽而不明也哉。

自非聖人。鮮能無過。故顏子貴於能改。仲尼嘉其不貳。而況婦人者也。雖以賢女之行。聰哲之性。其能備乎。是故室人和。則謗掩。外內離。則惡揚。此必然之勢也。易曰。二人同心。其利斷金。同心之言。其臭如蘭。此之謂也。

聰是聰明。哲是智慧。備是全美。室人是一家之人。掩是閉藏。臭是氣味。蘭是香草。大家說叔妹之所以當和者。以其能掩吾之過。揚吾之美也。人非聖人。誰能無過差。雖以顏子亞聖人一等。還有過差。只是他憚自改。故仲尼以不貳其過稱之。而況于婦人。秉性陰柔。雖以賢女之行。賦性聰明智慧者。亦豈能備道全美無一過。若有過。人必知之。所以一家之人。相與和氣。則謗言自掩。內外之間。相與離心。則惡名自揚。此勢之所必然。而不容己也。易經上說。二人同心。如快利刀。刃金鐵可斷。同心的言語。說出來。彼此契合。